

續碑傳集卷四十一

守令二

江陰繆荃孫纂錄

襄陽太守鄭公傳

周樹槐

鄭公敦允號芝泉長沙人也年二十三登嘉慶甲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中道光八年出守湖北襄陽府權武昌兼護糧道道光辛卯科鄉試提調官回襄陽十二年正月卒公博覽強記尤究心法家言在刑部屢決疑獄犀照騰解堂上官委重焉兩遇京察皆最其治郡有所興除不避艱鉅本之以精心輔之以勤力是以事無不舉下車觀風集七邑士周諮利病發策問所宜先乳泉書院圯新之令所屬學官各舉一二人闕署旁隙地居之優其餼廩躬親教育示風厲七邑士蒸蒸焉公謂以後世官民稍闊遠古之利民之政或至擾民去其害而民自利襄俗樸直少訟游民潛匿教峻公嚴拘痛懲之皆竄伏公故長聽斷判決常至夜分積贖爲空訪所屬衙蠹及莠民最爲民患苦者十餘人論如律民大悅襄故多盜公請帑籌息充捕費邏者四出躬督飭爲設方略獲盜百餘巨盜梅叔驍勇多徒黨人少莫能近以眾往則逸公偵知所在卽夜率壯丁馳禽之榻上其徒追者數百公

令曰欲奪犯者殺而以其屍與之眾莫敢逼以杖歸訴者屬至皆曰久不敢以言言輒火其居也公曰苦吾民矣宜城南漳之交港汊紛歧壤錯安陸爲盜藪公親相度請飭兩郡各委官督兵役巡哨禁居民夜渡便稽察河道肅清穀城陳家坑河灘險峻奸民以巨石截流籠竹取魚曰置方水沸湧舟近石則糜公嚴檄毀之商民額首稱慶棗陽土瘠民貧客商以倍稱準其產田入客籍者多公飭縣控追者許貸戶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漢水舊至方山歧爲二分繞郡城南徑檀溪北貫襄樊至明楊一魁築老龍隄南流絕水合益駛齧樊城壞民居十之四五公議贅石隄四百餘丈視土程工二年而成不愆於素明年漢大漲樊城賴以全襄郡岸高水下遇旱無從引漑公繪筒車式頒郡屬至今爲便利焉江故有救生船苦闕不相及公權武昌益造復底輕舸旁施漏規破浪衝嵐不憂沈溺會異漲瀕江田廬盡沒救濟無算襄屬雖水不爲災樊城石工有被掣者公固請回任及水落修之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奉挽而至議沿流增砌子岸護隄根刻期蒧事而各郡災民以襄稍豐就食者烏集公倡捐籌振爲蘆廬數千居老疾婦稚木柵環之壯者令赴工自食公日巡工勞勉會雨雪工未竟而公疾始隄之

成襄人亭其上亭臨漢水望峴山曰對峴亭公爲之記公卒襄人相與哭於亭其明年乃撰次公治蹟卓卓者十餘事請祀名宦督撫學政會疏以聞

制曰可

周樹槐曰公與伯兄荔農同舉癸酉鄉試其後八年伯兄成進士余以選人從始識公京師公在刑部已有聲又六年公出守京師士大夫過余吉水者言公終當入掌刑部也公竟以襄陽終公弟奔喪未至舟泊襄干二人刃而登勢張甚舟子襄人也出呵之曰何爲此鄭公家迎喪者也曰噍則退舟子告曰彼襄中巨盜也以名捕者五公殺其三矣曰不虞相警邪曰公持法平人信之彼盜何敢然烏乎公勤民而民不能忘詰盜而盜不敢怨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信矣哉昔之傳循吏者一二端已足不朽余以襄人言彙次之備

國史采擇焉

陸書村傳

陸書村

嘉慶之初教匪蹂躪川陝湖北郡邑被擾者百數

朝廷選將命帥討之八年後定閩閩元氣未復也又擇賢守令撫循久

之乃蘇道光七八年聞猶有未盡復者其間陸君畫村以循吏稱君名
成本浙江蕭山人唐忠宣公之裔也始以諸生援例得按察司經歷至
四川值教匪亂從川北總理軍務劉清軍中德參贊賞之調赴大營甚
見委任事平授宜賓縣知縣歷署三台儀隴清溪諸縣雷波通判潼川
敘州二府知府所至以撫循瘡痍與民休養爲事或請蠲免歷年積欠
或移社倉入城官爲經理以除民累兵弁有虐夷人激變者君捐貲撫
卹得兵治之不戮一人夷安而民頌之道光七年升巴州知州地在萬
山中極遠闖逃亡未集豪強者多以賤價典質田廬得之遂爲己業而
不納官租及田主歸無力贖田賦不得免君憫之悉令計質價而分其
業各任輸租賦乃有著而民無困州鹽有引無商民賴擔負以濟日用
官人賸給執照私爲商秤苛剝之復多設鹽差搜捕走漏者民苦之君
急請以課歸丁追照毀秤民勒其示於石而祀之君復捐廉代償民逋
十分之二不三年民皆歸復如承平時其他善政甚眾十二年乞歸時
年七十矣歸十數年卒於里年八十有六里中恂恂不談從軍及爲吏
時事率子弟以禮法力行諸善義事而已先是雍正中有請以忠宣公
從祀聖廡者禮部謂公未講學中止道光五年君言於學使吳公曰諸

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皆未嘗講學而已從祀先臣學術粹然本仁祖義
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徒以年少得君入參幃幄未遑著述貶後避
謗故不著書奈何以此少之吳公奏上明年遂從所請君嘗重刻忠宣
公及楊椒山集劉蕺山人譜陳文恭四種遺規監懲錄式敬編其汲汲
於世道人心如此又自以所見集經驗良方刻之得其方者如證投之
立愈亦忠宣公集驗方之遺意云

論曰循吏不可緩於世也久矣矧荒亂之餘乎陸君書生從戎不矜其
功而孳孳爲吏惟愛民是務年至耄耄恂恂儒者觀所行事可謂不忝
其先矣癸卯秋余奉逮過吳君孫次山候余乞爲君傳諾之久未復也
次山頃以書來云昔蘇州卓契順持蘇邁書訪東坡於惠州曰昔蔡明
遠鄙陽一校耳魯公絕糧江淮閒明遠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
下至今知有明遠蘇公亦善契順君獨不憐幾而與之乎感次山之言
乃敘次協相湯公所爲墓志而爲君傳次山名璣方通判蜀中君之弟
二孫也

臺灣府海防南路理番同知沈君墓志銘

劉鴻翔

誥授朝議大夫署臺灣府海防南路理番同知事沈君欽霖以道光十

二年秋臺地逆匪張丙等作亂君與守郡城是時福省聞警巡撫兼署
總督魏公元煥調陸路提督馬公濟勝帶兵進剿十戰皆捷欽差福州
將軍瑚公松額同制府程公祖洛渡臺搜捕餘匪籌辦善後機宜論守
城功君得列上薦奉

旨賞戴花翎卽以知府歸部儘先選用十三年秋余由廣東南韶連兵
備道調補臺灣兵備道十月舟抵安平接見君驚喜交集蓋君余在內
閣時舊友也初君嘉慶辛酉成進士官中書撰文詞下筆數千言大學
士諸公咸倚重庚午典試湖南所得多知名士因失察家丁滋事革職
大學士諸公奏請效力會典館書告成開復原官甫到閣行走旋委署
侍讀與余同直情淡洽嘗論作詩賦謂詩尙煩構思不知賦何用思索
爲故閣中同寅無不推尊君之能文者道光二年派充

實錄館詳校官議敘一等四年八月除授福建福州府平潭同知六年
五月署邵武府清軍同知九年三月署興化府知府旣卸篆調署臺灣
府海防同知君於平潭同知任內乙酉戊子兩科皆監試文闈福省官
知與不知咸目君爲溫文爾雅儒者也及任臺防猝聞張逆等之亂起
嘉義不動聲色密檄飛飭所屬番弁選精壯屯丁三百入保逆黨率眾

窺伺郡垣君督番兵會同文武迎敵奮力擊賊生禽林龍陳電等寸磔於市使賊不敢越嘉義以南嗚呼何其壯也臺地固稱積亂難治之區自康熙間朱一貴倡亂以後叛者十四次士大夫之官斯土者難矣然使作吏者盡如君或能先事預防不至於亂卽亂能如君之精詳明決亦可卽時殲滅勿煩勞內地大兵悲夫張丙之初起藉口於搶米嘉義令邵用之不知其叛謀被殺死臺灣府呂志恆前往賊已聚至萬人父老攀轅泣留不聽戰死斗六汛縣丞方振聲竹城破並妻張氏焚死幼女亦從死幕友沈志勇父子家丁江永惠等皆從死武弁副將而下死者萬餘人惟總兵劉公廷斌兵敗幸不死保嘉義城亦以憂憤病死君嘗謂余曰方事之殷也有死之心無生之志今出萬死一生之中賴國家威德妖寇盪平臺地沿海諸省之保障非勵精圖治無以久安余方壯君之言而君以積勞已齎志以歿矣君精於吏治任平潭時立書院治埔田士民皆悅署興化府時木蘭陂工程甫竣開挖涵洞以資灌溉培築土埂以保農田署臺防時裁減口費體卹商艱方議改船政謂官使漁船配穀蒙制軍嘉獎而君已卒余皆略而不詳者士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所以著君生平之大節也君諱欽霖字仲亨一字芝堂

先馬馳馳敕晉敕晉四光葬君善書書永

陽之鳳凰堡

國朝順治初其五世祖諱應春者從龍入關始隸旗籍以武功仕至福建漳州協副總兵高祖文煥蔭給事中累遷直隸按察使曾祖國壘太學生本生曾祖國延由河南河內縣令歷官兵部武選司郎中祖仕鑑以

特恩選錄舊家子孫授筆政本生祖杜鏗由太學生授州吏目補廣西金城寨巡檢仕鑑無出以碩農太翁際華嗣由官學生考職縣丞借補直隸青縣主簿遷滄州判官生君兄弟四人伯恪敏仲卽碩農也叔恪仁季恪宗碩農少沈毅寡言笑孝友敦篤太翁及太夫人吳氏咸鍾愛之總角從父授書聰穎善記稍長精騎射以太翁游宦故君遂廢學年十七始下帷發憤遂貫穿六籍登嘉慶戊辰賢書太翁常以正修齊治爲訓碩農亦慨然以經綸匡濟爲己任未幾而吳太夫人與太翁相繼逝碩農哀毀骨立以未克祿養爲恨聞者悲其志焉太翁居官素廉囊橐蕭然青滄士民素感太翁惠政釀金相賻復得同僚來舟之助碩農始得扶輿回京卜葬於先塋之次道光壬午成進士出宰西川補冕甯以廉能著旋調西昌歷權三台蒼溪巴州簡州越巂司馬事長於治術

政尙嚴而明燭覆盆故所至肱篋斂迹胥吏不敢仰視民鮮罹法其始
治三台卽平反程興國冤獄士民頌之台邑文風久不振每課士輒爲
講論文義以膏火學者感發摩厲自是領鄉薦者數人任蒼溪首修
學校卹孤獨之無歸凡有便於民者以次舉行蒼俗婦女好輕生或姑
婦勃谿或室家反目或鄰里角爭往往投繯而所親復藉以居奇婪索
無厭盈谿壑而後已君爲嚴禁且作勿輕生論徧諭民間其風稍息故
受替之日父老爲之零涕其任冕甯也甫下車廉知奸胥猾吏與鄉豪
比黨肉視里閭莫敢訟理君按驗得實置數人於法一縣肅然邑故多
雹損民禾稼民以崇訴君哂其妄乃禁畋獵時樵采患遂已大府察君
能調西昌爲甯郡附郭首邑接壤冕甯民素聞君嚴明莫敢以身試法
雖夜不閉戶晏如也先是郡城東河常爲患每遇山水驟漲阡陌廬舍
悉成巨浸城東南隅圯君至卽繕城浚河又築隄捍禦民免漂溺再莅
巴州也故刺史魏君以憂去是時值州境大旱饑民萬餘胥食富室莫
能禁人情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大府知君能檄往莅事多爲君危君至
卽榜示曰若皆吾赤子迫於饑饉故假貸富民今吾粒若其悉來勿擾
鄉曲卽啟倉發粟饑民知君之果粒之也遂散而就振君又自捐俸并

勸諭紳民及富商巨賈輸粟相助存活甚眾闔境以安當碩農之發粟也咸謂當先請於方伯監司候可乃得行碩農哂曰若俟贖請往返彌月則亂成矣否則求民於林魚之肆矣聞者歎服越嶲爲西蜀邊徼古嶲蒙詔地萬山環繞延袤五百餘里皆與番夷連畛數十年來酋長花甲石髓常出巢爲患殺掠人畜不可勝計雖屢經官軍剿捕而軍至則負嶠自固軍退復擾故師屢出無功君奉檄撫茲土也親按視邊境體察地勢謂利濟梅子營等處左右崇山夾峙下臨深谷溪路處其陷如鼠行穴中道旁叢薄翳翳寇每潛伏其中以俟商旅前後邀截欲逃無所故爲其虜因繪圖上之建議改路於高阜寇旣失從高視下之利又無叢薄之障地高路曠一望數十里寇之眾寡瞭然在目商賈可禦則行否則退而避之又當於扼要處所增置營堡聲氣聯絡盜必不能爲患大府然其議會君及瓜王司馬受事固能吏也如君言遷道建營三十里間斥候纏屬王司馬復誘石髓至城而扇鑰之豐其飲饌與之約曰境內安則生否則死石髓唯唯暗諭其眾毋得擾邊甯遠王太守復購花甲之首以千金花甲知怨家多遂埋首巢穴自是越嶲無邊患君與有力焉大府以卓異薦而碩農歸道山矣享年六十有四屈處百里

未竟其用識者惜之有人倫鑑甲午分校蜀闈得士七人皆知名士族
姪甘守素需次蜀中疾卒於錦里碩農遣僕視含斂助其喪葬卹其家
室未幾守素母又卒又葬之嫁其女於吳氏鞠其嫠孤其好義又如此
長於詩文著有古文二卷重修冕甯邑志若干卷建南風俗略一卷有
益山房詩集四卷聽理得閒卽復書生結習與余及山左王雪嶠大梁
李紅樵餘杭吳音木江左趙竹庵蜀人潘紫垣郵遞唱酬爲人虛位不
立崖岸人有佳句則稱道不置詩胎息魏晉瓣香子美得風雅正宗余
與碩農訂交十載碩農常嗟余不遇余亦悲碩農之未展其驥足也屢
欲次其行誼政績以未得巔末而止丙午夏君弟恪宗以縣丞需次江
南不遠數千里致余書並君生平事略一帙曰先仲兄與君交深知己
莫如君相得亦莫如君敢以家傳請余不敢以不文辭因兼采訪輿論
次第其事而書以備太史氏他日之采云爾

贊曰昔武侯治蜀以嚴而蜀治碩農法之而所至亦治國氏有云唯
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故有水懦火烈之喻斯言旨哉碩農蓋
奉斯言以周旋故厯著循聲至其再蒞巴州拯饑民於垂危與禍患於
片言亦能矣哉

崔惇傳 順天府志

崔惇字怡庭號茶農霸州人幼聰穎總角時母郝教以唐人詩卽能解其大義及受書攻苦倍恆人誦習至午夜不輟所著氈笠一夕爲燈火所燃方讀弗覺也母爲補綴之族祖某見而訶之以爲年少好修飾及詢知乃大笑年十九嘉慶九年舉人十三年進士以知縣卽用山西歷任趙城潞城永和臨晉知縣丁憂服闋復選湖南祁陽縣知縣調攸縣知縣前後莅官六任所至以文章飾吏治當潞城之解任也士民赴省籲留大吏爲動容驚歎永和處萬山中僻且陋惇弗鄙夷其民民以謀訴必爲之諄復勸勉多感泣不克訟而去臨晉頻年苦旱惇禱雨輒應民歌頌之惇曰是胡可恃也境內舊有凍河八十里日久淤塞因相度形勢會商上下游各縣挑濬之使水旱有所蓄洩工訖奏明記功一次期年內清理積案二千餘以卓異去其莅祁陽也適湖北大稜流民麇至沿途繹騷惇預爲之所及至則飲食寢處皆有資藉眾咸帖然是歲咨送流民過境也七萬餘人而合邑若無事者道光十二年江華搖煽亂陷東安新田等處盤踞常甯與祁接壤邑人士紛紛議避惇曰賊未至而徒驚是自擾也今之計惟聚鄉團修器械防要隘察奸

民協力禦之乃可有濟且民與令異令之家曰省垣可以寄居僚友可以寄託民去此安之乎令今誓與爾民同生死爾民其聽子言因爲之設方略籌守備一時民情大和隱然有眾志成城之效焉是時調集楚黔兵會剿祁居水陸衝要兵差絡繹日不暇給自正月軍興至八月凱旋逆匪無一人竄入祁境者九月調攸縣以積勞發病卒享年五十有

三
連州知州鄭君墓表

梅曾亮

道光十三年湖南猺民趙金龍唱亂永州煽連州八排猺兩省連官兵上出信臣經略之事久乃定先是鄭君心田知連州以四十八排猺三隸州五隸連山性愚悍又積受漢民欺易生隙乃嚴民徭內外防條上十事務先事絕機牙總督某公以非常事重發之君卽引疾歸時嘉慶十九年事也夫先十餘年而慮變變卒生不可謂不智變旣成軍功多越等君睹幾先不敢一日安其位以去遇合之利鈍信有命焉而安之如君者爲不可及也君慈谿人諱雲龍字心田自宋元居縣之鶴雀村考諱明母氏馮少孤習吏事兵部勤而材有貴人贈以衣謝不受議敘清江關官歷清河縣引疾歸改捐直隸州權湖南桂陽州條列利病事

不行謝病去嘉慶十六年河決李家樓總督張文敏公奏請君董官局
事以勞先選得廣東連州盜案十七人當論死君廉其實釋二童子時
騎行田間訪疾苦捐金助學舍故在官未久而繁人思居京師普濟育
嬰養濟各堂院歲出家財助官葬無姓名者百餘棺有姓者王胡二棺
友人貸金卒往弔焚券紙錢中而去又知名非深友者邑人某負官銀
二萬憐其得罪重倡捐代償歸其羨於家噫君志慮深際不得施用於
成法出餘緒惠老存孤此固凡人士所樂道而君亦遂以善人終君以
道光十二年卒京師年七十六歸葬於慈谿丈山之巉頭娶張宜人繼
室盧宜人子七人邦彥丙皆邑庠生錄候選州吏目鎔刑部主事重舉
人錫文進士戶部主事最幼者珠女六孫男女孫六君起家艱難而
好儒學爲兒子延師居解衣出借乘甚重且恭歸安孫編修辰東卒未
葬子憲儀困於奔走君資之曰請歸葬而還館吾家憲儀吾友也乃表
以應其介邦彥之求

河南濬縣知縣朱君墓志銘

鄧顯鶴

州縣爲守土吏倉卒有警以全城保境爲功最至不幸必取一死雖
朝廷卹典優加而城殘地破生民塗炭所失多矣况

國法失城有誅無能跳免故徒死非難定變爲難殉城匪易全城尤匪易若臨桂朱府君守濬縣功不可沒已方教匪林清之入

大內爲逆也其黨李文成牛亮臣馮克善崔士俊朱成貴徐安國等布滿直隸山東河南約同時起事滑令強克捷先偵知逆狀械繫文成事洩文成黨遽叛克捷全家死之滑亂而長垣曹縣定陶相繼陷當是時以全城保境稱者有二一爲金鄉令吳階其一則濬縣而濬距滑不及一舍非金鄉比其時賊全力據滑逆燄方張不東窺河濟卽西踰太行以圖大舉惟恃濬城爲之捍蔽牽制而府君以一書生嬰城固守歷三月之久賊攻城凡十一日百計捍禦以待援兵賊以是不得四竄大兵雲集於是奪道口破司砦克復滑城禽首逆論者比於江淮遮蔽之功事平奉

旨以同知用府君益感激思奮而同官有害其能者造蜚語熒聽上官遂引疾歸歸後五年復起留河南補用署固始三載於後大府有賢君者仍以君還濬縣濬人聞之悲喜交加居無何復有禽獲安徽越獄重犯趙麻孜事送部引

見

今上稔知君守城功

待旨命回原任以同知儘先升用而君遂以濬縣終矣悲夫以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濬民號泣罷市三日相與肖像立祠以祀嗚呼若府君者可謂蹇蹇匪躬盡瘁以隕者矣君姓朱氏諱鳳森字韞山臨桂人朱氏爲粵中巨族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贈某官府君生而偉異有大志五歲入塾讀孝經卽能解悟九歲能詩成童著學籍其舉於鄉成進士甫逾冠其官河南濬縣知縣年方壯也府君沈毅有治才履任釐積案清保甲拯旱荒政聲大起甫三載而滑亂君聞變卽閉城搜斬奸細閤義成等一百七十七人大集紳民議戰守策慷慨流涕誓以身殉濬人咸飲泣受命願效死力於是得勇銳八百人守分六門芻茭器械咄嗟立辦君居中調度身負矢石以徇相持十晝夜登陴屢出奇計掩賊賊衄不敢薄城謀西渡據太行畏城中躡其後徧焚掠村莊府君已分遣紳民義勇先圍練堵禦賊不得逞復盡力撲城賊首馮克善至攻東門更銳城幾不支會河北鎮總兵率大師至圍解是役也以數百人當數萬眾城垂陷而復完眾謂有神助而不

知府君忠誠蘊結有以激發保全之也府君敦行孝弟矜立名義好讀

互二十餘里林氏居其上吳氏居其下初爲婚媾吳氏之田資水於林氏以爭水構隙互相仇鬪各荒其田設望樓以相準備君親至其地爲之相度地勢開溝撤望樓勒限墾治其田二姓復爲媾戚如舊縣西霞曇九社以爭田故亦相仇鬪荒田設望樓如林吳二姓之所爲君親履其地爲之畫界田始復墾縣中舊俗許嫁及已嫁之女恆悔婚別嫁不以爲非君爲之嚴禁又斷返舊鎮社鄭錦林妻陳氏林頭村陳應山妻林氏樓下社蔡振妻楊氏於是婚媾始正往時知縣以縣境多鬪以事至村社必會營官以兵往君以單騎速往爲恆父老每焚香迎送道光十九年閩浙總督關防爲人所盜盜林齊在漳浦管內君單騎往捕林氏父老縛齊出無敢拒者久之以勞瘁卒於官漳浦人爲之請於有司福建巡撫奏請入祠名宦

膠州已山公傳

戴燮元

膠州君者叔祖已山公也公嘗兩爲膠州牧先後凡五年官終於膠有遺愛於膠及其歿也膠人如失慈父母立木主從祀於膠西書院仰山閣漢儒董子費長翁庸生之側與前知州朱若炳張玉樹愛星阿劉文典李文耕爲六賢遂以膠州名云公諱吧字已山又字叔旃號青岩曾

滑亂濬搖河衛狂跳
算公旅未半以一當萬
與齊天低日淒賊江城
臺拔矣論功酬庸天許
再起古汴還公舊縣街
帝念勞臣賞不酬勤
特旨儘先公拜受

命時清

主聖始終一令公所
於子孫賢哉侍御格工
公則何恨一時恩怨
契歷千萬禩保此幽寧
館陶縣知縣張公墓表
公諱翊字翰風姓張氏
鄒年幾冠稍稍識州中
下士踪跡及暨陽者

守連久習其地勢言於裕公用爲前部袁益感奮未浹旬克連城大府
以上游肅清言於

朝擢君知府而袁亦復官積功至汀州鎮總兵有聲於時論者以君爲
知人焉九年補泉州府廈門同知部議以要缺宜調員補授不得以應
升之員升補奏駁之

特旨允焉君下車見積牘如山縲繫者數百人旬日聞悉判結之監司
某公嘗從容謂曰君治獄誠明敏然旬日決數百家得無太易乎君對
曰重案例移縣其歸同知判決者皆細故片言可折久懸不決徒飽胥
吏無謂也某公歎服君治獄必得其情尤嚴杜苞苴有以兒子毆其季
父者君逮之急或請以三千金免其罪君陽許之密使人偵其出而逮
治之凌兔者亦盜魁也爲鄉里患莫敢誰何按察使名捕之不能得君
乘夜將徒隸拏之其家得焉凌獻金剛鑽念珠一串值萬緡峻拒之卽
日械送省中凌至省竟得釋然終君之任不敢歸時諸海口皆通商而
廈門領事多恣睢不法其譯者輒魚肉民民怒執之夷官率數十人持
械至同知署君出問故夷氣沮曰從公往取人耳君笑曰吾民皆循良
守吾法度焉用多人命一隸往取之須臾而至夷大服自是益敬畏君

無餘憾形願見不得交公子矐孫想見淵粹遺烈不勝悼慕謹追刻辭於隴首下窆之石曰

古君子號有爲於世者恆志餘於力志垂於數世者力濟於一時志優於天下者力完於一方苟無久遠廣大之志求其力之稍有所及亦不可得也以公其才而所著見僅此此謂力餘於志其儒吏也夫實乃吾黨之導師也道光二十有一年九月日

陶君家傳

潘德輿

潘德輿曰士之遇不遇可勝言哉或學行瓌偉槁項蓬蒿中或文章被知遇卒不獲尺寸枋有其枋矣謹愆豈弟惟恐傷於物或人掣其肘天促厥算終無所展布以死凡此者皆謂不遇然不遇命也其人之不沒者無損焉道光甲午冬余入都道逢浙客談金華令陶君不去口不知與余至交也明年正月京邸聞君喪哭之八月歸君嗣子來見涕泣乞爲家傳余其忍辭

君名克讓字際華世居山陽大父諱瑛府學增廣生以善書名父諱鑄候選縣丞出嗣叔父叔父早世叔母孟苦節數十年人謂其後必大君稟家學九歲作文鞅其儕偶年十九補縣學生輒高等受業先君子時

書尤精宋五子家言於天文輿地兵法河渠水利旁及藝術方技靡不窮究詩文皆有法度不苟作狀言君天資高邁踐履篤實平居以古名賢自期許臨事建樹卓卓如是非偶然也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秋五十有八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河南濬縣知縣軍功以同知儘先升用例授奉政大夫以子貴

誥贈朝議大夫配王宜人繼配姚宜人子長琦道光辛卯廣西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次輅國子監生某官孫某某府君喪歸葬臨桂某某原顯鶴辱交長公子侍御義甚深某年月日侍御服闋北上補官過湘舟次出府君守濬日記及歸安葉鴻臚紹本所爲狀乞志其墓敬諾之十餘年矣深懼一朝溘逝無以表揚盛德謹案狀序而銘之獨念府君以守濬功與金鄉同受知

先帝以同知用金鄉再遷至曹州知府而府君晉一階終其身未獲真除自來談滑事者動稱金鄉而不及濬至是益歎府君韜晦自全不表襮於時爲不可及也竊以爲府君未竟之緒當於侍御一大昌之今海內望侍御將大有建白於時而不圖其拜疏出國門如此之速也可感也夫可感也夫銘曰

麟萃每月精肴飯九十餘席躬自訓課諄諄如塾師郭外宏濟橋達於永康武義温州諸郡縣以鐵縲維艚二十有四架木板其上廣丈五尺長三十餘丈谿漲縲絕艚敗君出資新之行者懽然其惠政多此類也不二載大府檄赴滇運銅往返二萬里君自度不適當道意且數多病遂乞歸歸而疾甚余往視之君慨然曰吾誠非州縣才然寂寂以歿非所願也疾幸而瘳冀得京朝一官以餘年報

國可乎吾子入都其毋歸余壯其言疾已困猶輸資爲員外郎部牒至君小斂矣年五十有五無子以弟之子聯甲嗣

論曰世之稱能吏者大抵勤敏奔走嚴厲刑罰爲長君故違其術齟齬宜矣方君翱翔詞館閒不必卽歸歸亦可早出三十年來當操文枋躋顯仕何區區縣令爲雖然君之心肯以彼易此者哉士各有能有不能爲其所能爲者無愧心而已余知君久述而論之毋使世之能吏橫加詬訾焉

武進管君傳

程鴻詒

武進管君繩萊字孝逸韞山先生世銘之孫也所業具得家法而尤長於詩古文詞累舉不中第入貲爲知縣選湖南安化親老改近省道光

几杖間獲觀來暨陽書疏輒目李先生曰弟字畫道厚風格類北朝人其書中言則以勤譏述發揚古人絕業相敦勸心益景向思一見時公方治館陶縣隔數千里然饑食渴飲其爲人者實未嘗一日置也思其人乃讀其書初讀其詞選詞小道然惟此爲正聲旣讀其古詩錄周秦迄隋廟堂里巷畢具靡俗中煥乎見三代法物詩道爲一隆旣讀其戰國釋地時李先生方令學者治歷代輿地形舉以問李先生曰翰風少有天下志常以今直省分域之制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阨塞收形勢大要略準唐宋分道法條析經畫規置多中事理此書其餘義也旣讀其素問釋義益歎其深於天人之際推其道實古三公變理之極致非規規藝者事矣其仕優之學甚博而成而行世者若此時公年幾致仕方冀懸車歸林泉得侍前遂所志而訃遽至天竟斬此一見哉公命不副才年五十始舉於鄉六十始得一縣其治補偏抑過猶調變之理也其治地道達修理猶釋地之義也其治士敕法式訓猶錄古文辭之意也前後在館陶七年館陶之人歌舞其生歿而祭之社其爲古循吏固無疑公年七十卒於任實道光之十有三年其歸葬也涇包世臣銘其墓同州友吳德旋述其行李先生爲之傳宣著德業

成都距先大夫去蜀時已四十餘年遺愛猶在人口今來安慶交管才叔讀所述先狀追紀政績或聞諸母宜人或見諸武進陽湖縣志或得諸舍山慶生和州夏生及桐城張光甲武進趙用孚既視余之紀述爲難今距舍山君去官亦四十餘年而頌聲未艾又與蜀人之於先大夫無異然則見似心瞿聞名心瞿余兩人之痛豈有終極乎余方襄纂安徽通志遂采其事爲傳

石家紹傳

江西通志

石家紹字瑤辰一字民傭山西翼城人道光二年進士籤發江西補龍南知縣調上饒歷署大庾新城諸縣皆有惠政其在龍南發奸摘伏民尤以爲神十一年調署新建其年五月大水家紹撫卹災黎恩勤甚至至秋卸事冬十月饑民聞省會散振皆聚附郭之沙井上官聞之令家紹偕新建令張湄往治振事始散米令饑民自爨已而來者蝟集潁河地幾莫能容且慮生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者各還其鄉俟截留漕糧以濟閩兩旬饑民數萬漸散去調知南昌首邑事煩官此者多不暇給家紹猶日以奔走酬酢之餘坐堂皇受民詞訟夜或出城數十里游巡伺察使奸宄無所容會甲午邑復大水家紹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

德輿年十六七爲文恃才氣先君子訓德輿曰汝不若陶生陶生文融
練有法非汝比也旋丁內艱嘉慶十五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
士曹文正公深契賞之乞假歸以父春秋高不樂仕進都中鉅公致書
勸其出不應在籍十數年同年生位監司矣父卒服闋乃入都與散館
試君之篤孝卽此可知也居家怡柔事親寢食必侍側處昆弟宗族溫
溫然與里人偕言論坐起莫敢先雖童僕忤未嘗疾言遽色邑有濟人
事必贊成之以困急告無不依助後進奉文字爲贅委婉獎掖終身不
揚人過座有肆詆譏者故以佗語亂之使不竟其說蓋其天性如此其
出而與散館試也余適應會試至都以君爲主人居數十日未見其投
一刺謁顯者余多君之恬絮而私憂其不偶於時也散館得縣令選浙
之金華余送之曰君才非能吏若循吏可能也君曰諾抵任私餽一無
所受鞠獄不妄刑一人頌聲大起邑朱氏與族兄鬪斃之被控三十餘
人莫肯承君一詰卽吐實人服其神邑山田高下錯出有傅氏者以水
利久訟前令不能決君斷之曰歲旱曲在下游歲潦曲在上游然旱則
下游水艱上游靳之非人情潦則上游水漲下游遏之亦非人情與爲
爭訟曷若協力而濬渠乎兩造翕服書院費不充君捐金助之肄業者

排洲爲盜藪劫人君夜馳往盜不及越他界其果辦又如是大吏以爲能使禁督贛南會匪又上江西省便宜四事其所歷他縣蘇民困得上請者在在有之然竟終於彭澤縣人爲歸其喪子曰俊杰曰煦曰麗昌麗昌嘗與余書於古文詞有得也

梅會亮曰國家嘗禁民立會而禁輒不行蓋名其爲會而正責之一人得而千人驚其勢常以千萬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驅散者而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爲會如此則上所欲得者常不過一二人而與上爲敵者寡矣敵者寡則所治者雖漸多而皆使之失其眾此攻瑕不攻堅之術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姚公燕河因君治會匪事故著之博野縣知縣何君墓表

陳慶備

君何氏諱長敦字厚勉號禮堂晚更禮門先世廬江灣人唐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逸者家撫州邵武西鄉爲今光澤縣君實後之何氏自唐迄宋初凡四世居是地後徙金谿十餘傳至元泰甯縣尹功敏復還故居於是世爲光澤人曾祖以燭本生曾祖以燾貢生祖世垂候選州同考澤周貢生君兄弟八人序五少魯鈍讀書期艾不上口及發蒙乃攻誦羣經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二十五舉嘉慶庚申鄉試四上

六年選任安徽含山十一年夏以末疾去官十九年春卒於家年五十
六君之在含山也有殺人移尸者廉得之置於法有狼食人獵之不能
得爲文禱城隍神獲二狼城內市河淤塞潦浸民居深溝而達之江裕
溪口米商困於市規立石禁絕之和州人與含山人爭銅城門堰堦久
不決君議十分之州六而縣四乃罷爭自下車日捐資力修隄堦至去
官之歲五月大水各圩告災然知君病甚泣曰吾儕自官來歲歲安飽
官今疾甚而水適大至民祐薄也願自愛毋急勘言已散去君雖貧病
將去官猶典裘衣十數襲畀民爲築隄費云著萬綠草堂詩集二十卷
文集四卷鳳孫樓詞二卷子二晏字平仲山東河工同知升用知府樂
字才叔增貢生博學能文章知名於時孫葆仁初君解官歸晏樂俱幼
歲暮見有饋米數十石者請其故於母知爲安徽人感君雪其冤又審
君廉而貧故遠來饋歲如是者凡八年君卒之年冬又至愕見靈設伏
地哭慟甚旣遂不復來

程鴻詔曰傳循吏者筆筆數端其它逸事父老能名言之甚至莫能名
而言之猶若有餘味焉余少孤嘗據先大夫宦蜀時筆記及道光初官
私文牘以爲家傳又往來東西川證以輿人之言其後余年五十復至

封宜人子三高華高軒高昂皆國學生孫秋濤道光乙巳科進士刑部主事葬在某里某原秋濤從余學因奉父高華之命持狀屬爲文以表於阡用紀其實者琢石書德以告後來如右

保定同知葉君墓志銘

朱桂植

君姓葉氏諱德豫字立凡一字湘圃系出宋觀文殿學士夢得後居太湖包山六世祖汝良始遷金陵遂爲上元人曾祖向臯候選州吏目祖均邳州州判考世俸福建巡撫祀鄉賢君爲中丞公長子幼從鄉先生朱山泉遊束修砥行劉端臨朱武曹各授以所學遂致力於通經致用之術應南北試不售中丞公知其有吏才遂援例以縣丞效力河工庚午初署武清縣丞管永定河北上汎旋補南下汎宛平縣丞復調北下汎晝夜巡閱綜覈工料胥吏不能中飽方伯姚亮甫器重之檄署內邱宛平縣篆編立門牌保甲夜戶無犬吠驛馬芻芻當堂給值不以絲毫累民乙亥中丞公入都道出內邱聞戴負襁褓者謳思葉府君之德時已卸篆踰年而去後之思不置也丁丑擢固安令王府莊頭顧某怙勢稔惡命健僕拘之抗辯不跪予以大杖懼伏不敢逞天津巇使承差齎貢物過境蠹胥等引爲狎邪忽呈訴稱某來此置妾爲人撓阻被毆君

不任糶者復分廠煮粥以振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人扶老攜幼攘臂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亟檄家紹往諭至則謂之曰汝等速散詰朝看告示斷不使有一饑民無粥噉也又曰汝等尙有人爲之謀食我則已不食三日矣聲與淚俱眾皆感泣曰石爹爹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遂散去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方皇遽時大吏遣官開諭者數矣皆罔聞知及家紹至片言解其素行感人如此擢銅鼓營同知歷署贛州饒州知府十九年卒於官無子龍南新城上饒新建南昌諸縣皆請祀名宦南昌則別立祠以祀焉

秦省吾家傳

梅曾亮

君諱細武字省吾系出宋學士觀十一傳維楨自常州居無錫考諱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學峻行爲東南人士望君以援例官知縣江西權十餘縣事然最久者彭澤人愛之及生時爲誌名宦傳也始去彭澤時所平反脫冤死者皆攀隨至江干拜別道光十三年父憂服闋復任彭澤去前任時二十年矣歲久荒民多負稅每令至吏屈指計曰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銷處分滿某年月日官當罷以爲常無爽者君不事敲扑以文教告諭民戴前愛輸如額馬當鎮接湖廣安徽其閣

揚于旌吁嗟白雞讖竟成佳城鬱鬱青松鳴弓治積慶書鑿楹子孫繩繩傳簪纓

吳肥來先生傳

呂漢

先生姓吳氏諱煥彩字蘊之別字肥來閩之南安人其先嘗有顯者然家故貧廢書而業農凡耕稼薪芻以至井臼畜牧之瑣皆爲之朱幾亦病年十九弟思敬足任力作先生乃以家事屬之而仍理舉子業中乾隆庚辰進士年三十六矣又十年授山東范縣知縣初上事集父老問閭閻病苦對曰苦水患苦衙蠹尤苦充牌頭牌頭者佐吏追呼有連賦輒責以償每歲役滿許掌籍吏別有所舉吏擇富者多人一一索厚賂乃舍之先生曰有是哉命蠲其役民如釋重負而賦卒不逋邑以清河爲經流其岸左抗右庠先生視之曰患在是矣爲築隄以防西北而東南則疏以洩其滯於是涸出四萬餘畝皆可麥不復苦潦其久沒於水者苗四于畝既斥鹵不毛爲請豁其賦格於例不行乃代輸其租之半會歲旱不俟申請輒出倉所儲常平穀借於民主倉吏固爭謂是且得罪先生曰苟災黎無恙雖七尺軀可捐况云罪耶罄散之猶不足乃自斥二百金益勸募富人得穀八百石以振民困大紓上官卒亦不罪也

春官三膺薦剡不中大挑出爲直隸知縣甫到官畿南歲荒君辦正定
以西數邑振務民獲安尋權新城縣篆歲餘更定興鹽山衡水等篆遂
卽實饒陽復歲餘改授博野未粒因公入都攝宛平京縣事六閱月還
博野所至問民疾苦繕葺隄堰城壕案無稽牘在衡水有婦溺井入冤
者於獄君到雪之在新城除滄瀛教匪餘孽捕其渠者誅之不及眾在
鹽山清犴獄據周禮上罪桎梏而梏中罪桎梏下罪桎一切荷校匪刑
令除去在饒陽獲盜弗服有請用夾拶者公不許久之獄白在博野教
民種木棉募匠人仿南方織具頒諸編氓著爲令治數年頌庭政清女
舉囹圄且空虛政事之暇時留心文物先是洪武中有傅俊爲博野令
列名宦君立石縣城北表之近顏習齋李恕谷皆以學名於世其遺書
多散佚采訪得數種讐校定本所積餘廉先宗祖次族黨置醮田五十
畝以充祀產置義田八十畝以勸族學閒居丹鉛不釋卷於易禮詩春
秋三禮論語孟子取諸家異同鉤貫而條纂之著有愷樂堂經辨三十
卷雜著及駢體文詩若干卷文集六卷制藝若干卷棋譜一卷皆未梓
行道光十有五年正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一娶饒繼娶邱
俱

曰其一李銀早死其一方外出選卽至矣言未旣其人果踉蹌至大府乃大歎服一鞠而無辜者咸釋焉興璧父子奏當如律旣而中丞歸語其僚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亦一縣之父母如吳君乃不愧爲知縣眞民之父母矣是年大計羣吏遂以列薦牘然猶閱六年乃升湖北鶴峰知州鶴峰故苗疆雍正開始改歸流地著之民皆鄙僂而流寓者搆煽之卞千總者故土司苗裔常指礮冢以詐人監生王某爲所詐無由自雪先生單騎至其地發所指土堆視之無有卞奪氣乃已先是王某懼卞威陰以苞苴遺先生先生笑曰十二年范縣不名一錢今垂老顧改節耶初先生宰范不獲於上官欲投劾去後受知楊中丞始安之及牧鶴峰四年亦以介直不爲大僚所喜遂引疾歸其去范也范人雜朝城人凡數千人送抵泝甯舟次去鶴峰亦然始至鶴峰學官弟子僅十餘人蓋自歸流來遲久乃有學校而誦讀者猶少先生廣義塾延名師教之厚其廩絹卷必自點竄嘗曰茲州地十倍於范吏事乃不及其五之一惟課士差足自遣耳旣歸南安無留儲仍授徒以佐炊爨年八十二卒於家蓋歸田二十年所矣子二長諸生廷誥先卒次裕中嘉慶戊午舉人爲浙江知縣宰奉化長興海鹽仙居餘姚永嘉甯山陰皆有聲